

朝开与暮落

朝开暮落,是一种花,这种花的学名叫做木槿花。

唐代诗人崔道融曾在一首诗里写道:“槿花不见夕,一日一回新。东风吹桃李,须到明年春。”这首诗便是描写的这些树,这些花。

在县城之北,有一个新辟的公园,建在一座风景秀丽的山上,夜晚散步的人,不分远近地前来,总能为散心寻找一次机会。他们或住在附近,或驱车数里,将车停放在一个平坦之地,然后再登山而去。山上幽静,空气纯净,庄稼的气息清凉怡人。观景也好,散步也罢,各人行各人的路,很少有人对话。默默地,仿佛每个人都在想着心事。

这种游园,不似在县城的广场,一边是音乐喧嚣,一边是百人有余的广场舞,一旦身临其境,就会激活满怀的热情。平日里难得闲情,自然也很少去,忽一日,想起这个公园,便和家人驱车前往,停下车来,沿着蜿蜒小路向山上走去。正走着,忽听有人叹,呀,木槿花!

这声音如此轻,又如此的静,像丝竹被纤指轻抹了一下,那“铮”的一响,像是一阵风的叹息,又像是一滴雨的落下,虽然不铿锵,但却悠悠有声。我分明感觉到,那一尾柔柔袅袅的余音,包含着内心的喜悦,掷地有声。

头扭向身后,发现一位白衫蓝裙的女子,正站在一个不过盈尺高的坝上,仰头欣赏着。高耸的发髻,显示出她的沉稳,也显示出她的个性。而那道低矮的坝下,果然有数棵开花的花,大朵的花,复瓣且复瓣,开得花灵鲜活,向路人展开娇艳的笑容,仿佛等待一场花与人的奇遇。

恰夕阳西下,八月的彩云,将光亮亮的夕照,组成一幅人到中年的剪影,留在了寂静的山林,留在了那些被她赞过花上。它们在僻静的山头,在新开垦的园圃之内,不妖娆,不喧哗,如处子般地静立着。不用怎么费力,我就一眼认出,那就是女子口中轻轻赞叹的木槿花。哦,木槿花!

童年时代,我就认识这种花,只是我所知道的名字,与现在的略有差别。那时候,大人曾多次告知说,这种花叫“木根花”。它们要用花枝在泥土里扦插,经过雨露浸润,吸收泥土里的养分,渐渐长出根来,以此延续生命。那时以为,这花是不结籽的,后来才知道,这花也结籽,只是以扦插为主,扦插而长的花,才开得更奇特更妍丽,生命力也更坚韧。

曾奇怪它的花期,好好的花儿,却开在灼热的盛夏。北方的天气,暑热难熬,只要不外出做事,一般都躲在屋里避

若荷

暑,哪有心思专门去室外赏花?所以说,木槿花从盛开之时,便是让人辜负的,辜负了那么圣洁的白,那么温情的粉,更辜负了它的短暂的花期。

然而,美丽的木槿花啊,却任天气怎么灼热,空气怎么沉闷,雨季怎么难忍,都兀自绽放,且开得稠稠密密,大朵大朵的花,恣意潇洒,雍容满枝。

少时的家中,没种过木槿花,倒是同学家里种有数株,粉、白搭配,笔直地排在天井里。花开时,一树的粉,又一树的白,在那少有绿色植物的庭院里,煞是美丽。娇嫩的花瓣,让人望一眼不舍,每每隔了院墙痴痴呆望。梅雨时,花正开,总是担心地想,花在雨里,还不开成了泪人儿?遂跑进同学的家里,站在院中,巴巴地看那雨中花。在我凝视的目光下,一滴滴的雨珠儿缀在瓣上,垂在叶下,在花叶间骤然抖落,就像是花的魂灵,晶莹剔透。

就这么神往着,直到雨停了,仍呆呆地站在树下,听那一树雨珠的滴答。那时,同学的家里有书,她的哥哥就喜欢在院子里晒书。阴历六月,是当地百姓传说中晒龙衣的日子,一箱子的旧书,也可以在院子里晒晒了,于是木槿花下,便有了一张兴趣盎然的晒书图。所晒的图书,有线条生动的画册,也有厚重大部头的小说。不知是为了去看书,还是为了去赏花,同学的家里,一时成了我的念念难忘之所。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乏生命,不乏岁月里的花朵。我居住的小区里,也有一些木槿花,每当进入炎热的夏季,就一树树开出花来。每天从楼下走过,我都会看到它,不妖不娆,不蔓不枝,静静地,仿佛与人对视。它们就那样安静地生长着,开放着。黄昏里,它们满树娇态盛开,而在清晨时,它们满地芳华零落,而那一树的花朵,仍然鲜活如昨。它像一个懂得掩藏的女子,朝开夕落,却又不让你看见生命的伤口。内心的失落。仿佛它的每一次凋谢,都不是因为愁苦,不是因为生命的完结,而是为了下一轮的新生,下一次的绚丽征程。

闲暇时,喜欢在木槿花的树下流连,看那一树的花儿,开得心舒,开得舒展,更开得安然。它们不惧炎热,不惧风雨,在炙热难耐的天空下,开出一树的繁荣,一树的芳华。那一刻,满怀欢喜的心,便又生出一份深深的爱惜,恍惚中,总有一缕花香书香,从脑海里萦萦而出,缭绕心间。而眼前,是一幅旧影的片段,数十年前的记忆,便又会在这些斑驳的影像里,诗意映现。

大人临出工时,不忘对小娃儿一番叮嘱,上坡放牛割草,不准下河洗澡!待大人们走后,便是小娃儿们的天下,把那些束缚的戒律忘却脑后。于是,几个小伙伴相邀,背着小背篓,赶着牛羊抑或一群鸭儿,迈向小河边。鸭儿一阵“嘎嘎”欢叫,率先扑进了小河里,在小桥下的深水里欢快游弋,一抹抹白色羽毛点缀其间,小河里便有了灵动的景致。小娃儿们脱了衣裳跳进水里,不敢贸然游进深水区,只得在浅水里戏水游玩。不时,惊喜摸到几条摆尾的鱼儿,在石头缝里掏出几只螃蟹,或在泥沙里捉到一只困鱼,在河边洗衣的媳妇们抬头望见,惊叹不已!

岁月流转,世事变迁,多年过去,小河还是当年那条小河,但那河水里早已看不见鱼虾了。场镇人口逐年递增,生活污水不断流向了小河,清澈的河水变得污秽暗黑,散发出难闻的臭味,路人掩鼻而过。曾经热闹的河边落寞了,看不见在河里戏水的幼童,听不到年轻媳妇洗衣的笑声;昔日那丰姿柔美的垂柳容颜暗淡,留下人们一声幽怨的惋叹!

去年秋天,我回老家吃喜酒,走在河边的一条小路上,看见小桥上沿建起了污水处理站。先前污黑的河水变得清澈见底了,河边的树枝变绿了,那几棵垂柳树焕发出了生机,丝丝垂柳飘荡着曼妙风韵。人们又开始下河洗衣了,又响起了女人们愉悦的笑声。小桥旁边修建了一幢漂亮的新房,朱红的瓷砖镶嵌墙面,在明亮的秋阳下熠熠生辉,一场喜酒办得热热闹闹。小桥的桥体保持了原貌,桥面上扩建成了宽大的水泥路,来往车辆繁忙穿梭,让人不禁为之惊喜!

一去永不回头的流水,荡涤了岁月的尘埃,洗去了往日的幽怨,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家乡的景色变得更加美丽了,家乡人的脸上绽开了欣喜的笑容。

小桥流水有人家

闲暇捧读小说,一首诗跳入我的眼帘:“门前一道清流,夹岸两行垂柳,风景年年依旧,只有那流水一去永不回头!流水哟!请你莫把光阴带走!”当我眼眸移开书页后,便沉浸在风景如画的诗意中,感觉此景色熟稔而亲切,仿佛描写的就是我家乡!从此,这首诗让我铭记于心。

在我老家门前,一条斜坡小路,蜿蜒到一条小河边。河水清澈澄碧,悠悠流淌,流向山色朦胧的远方。河上横跨一座小桥,用石头拱砌,呈半圆形状,方便人们的出行,更是连接外面的必经之路。小桥两旁茂密的翠竹,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人们赶集归来,坐在竹林里小憩,在袅袅飘散的叶子烟云中,话题绕不开乡间的农事。

小河里水流平缓,流经桥下,兀地流向一条陡峭的溪沟,形成一道白灵灵的清流,飞流到一个偌大的水潭里,涌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一滴滴晶莹的水珠飞溅,淋湿了嶙峋的岩石,少许飘落在河边的几株青青垂柳上。丝丝垂柳纤柔绵长,长出了那首诗里的意境。

山乡小村,鸡鸣鸟唱,有一条小河肆意喧嚣,潺潺流水不舍昼夜,便是一道绚丽的风景。那座小桥上,乡亲们每天步履匆忙,或扛着锄头,或背着背篓下地,走进了泥土芳香的田野。到了春耕时节,农人戴着斗笠,肩荷犁铧,牵着一头犍牛,走过小桥,把汗水洒落在期盼中,耕耘秋后稻禾的丰盈。人们辛勤劳作,早出晚归,桥上的风景便生动了起来。

夏日早晨起床,推窗一望望去,小桥背后山峰兀立,林木苍翠,鸟语花香,云雾弥漫的山巅上,笼罩着一团白雾,遥相纠缠,久久不肯离去。一抹晨曦初露,鲜亮的霞光,一缕缕投射下来,雾霭慢慢散去,小桥若隐若现,渐渐清晰开来,有人往返桥上,迈向了新的一天。在灼热的烦闷中,我幼小的心灵,想起河水的悠悠清凉,涌起了下河洗澡的欲望。

杨祚华

重返仙女洞(组诗)

□冯尧

己亥末,地处川东偏北的达州,迎来了一场艺术盛事——由达州日报社旗下515艺术创窟主办的“地方·国际”艺术季盛大开园。一时间,来自国内外的众多画家和艺术批评家云集达州,展陈作品,畅叙友情,交流信息,探索技艺。沉寂已久的通川区罗江镇仙女洞(现515艺术创窟)犹如凤凰涅槃,破茧成蝶,一时间人头攒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

腊月二十七,余值守515艺术创窟,有幸近距离观摩了众多艺术家的精品力作,感受到了他们的天赋及艺术创造力,情不自禁,手痒难耐,随手记下以下长短句,迎接即将到来的鼠年春节。

父亲
——观罗中立《父亲》素描小稿有感

为了画好这一个父亲
此前
罗中立先生
画了很多个父亲

头裹白毛巾,手捧粗瓷大碗
古铜色的脸上
沟壑纵横
那双幽深的眸子里
饱含忧伤
也充满希望

这幅创作于1980的父亲
是你的父亲
也是我的父亲
是大巴山的父亲
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父亲

小唐
——致冷军先生

凡是美的事物,都会吸引
众人的眼球
比如小唐
比如美人

冷军先生笔下的小唐
干净
安静
一双清澈的眼睛
足以照亮所有的人心

齐耳多发的小唐
笑不露齿的小唐
仿佛滞留人间的仙女
不染尘埃
见过她的人
要么把她当成了女儿
要么把她当成了妹妹

洞窟美术馆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洞不在深,有画则灵

去城十余里,一天然洞穴
宛若
罗江镇的眼睛
长耳峡,是陪伴她的爱人

长耳峡的水
是她轻吟出的歌声

在地表呆久了,如今
人们尝试着去大地深处
作画
为艺术
寻找另一种存在

置身于布满艺术品的洞穴中
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不
每个人都是艺术的一部分

洞耳河记
——上善若水,泽被万物

洞耳河的水,来自天上
在罗江仙女洞
歇脚

河底有白云,有水草
有摇头晃脑的鱼
状若神仙
岸边,新栽的梅花开了一半
另一半
等待着你的光临

鸟儿们站在树上唱歌
看大大小小的石头
把一河流水
磨得又清又亮

夜里,长耳峡竖起耳朵
听河水赶路脚步声



雪湖 李海波 摄

今晚,与一场雪花对饮(外一章)

今晚,摀住尘世起伏的俗念,把内心半壁旧河山打扫得干干净净,满满斟上一杯烈酒,就窗外二两冬风,几滴寒露,与一场迟来的雪花对饮。

我知道这些来自故乡的信使,不远千里,风尘仆仆,一定是捎来了故乡的口信。母亲的土炕烧得滚烫,父亲已满满地斟上了一杯苞谷酒,小书房的窗花已睁开期盼的双眼,屋檐下的红灯笼已滴出了浓浓的思念。

我知道今晚,母亲一定站在村口,用地慈爱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把雪花远送。

我知道今晚,雪花一定会展开一场尽情的叙述,像母亲亲一样,千言万语,缠绵不绝。

吴晓波

善解人意的雪啊,玲珑剔透的雪啊,今晚,你是我最亲爱的亲人。你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封信,带来的更是故乡的体温和味道。

善解人意的雪啊,玲珑剔透的雪啊,今晚,请让我先于为敬,饮下这杯烈酒,我饮的不是酒,那是一杯浓浓的乡愁啊!

读雪的孩子

一场雪把孩子们的童年铺得又白又厚,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在雪白纸面上,留下了一串串难忘的童年音符。

麦苗拥着雪花入眠。父亲的心事不再打结,威严的目光在一朵雪花里消融。孩子们乘机跑出户外,伸出白白嫩嫩的小

手,捧读雪花这部从天而降的天书。

这些雪花远离了《离骚》的沉重,没有了秦汉的凄苦,写满了唐诗的通灵和宋词的通透,把孩子们的心情放飞得比天还要高。

孩子们把满地的诗句揉成团,跳跃着,嬉戏着,在指尖上争相传阅。

雪花在飞,满天的诗句在飞,每一个孩子头顶都闪着诗性的光。欢笑声把村庄抬得越来越高,轻轻低了一下头,看见一个个孩子通透得像一块块水晶,生出了一颗颗七巧玲珑的心。

一队孩子读诗读得入了迷,站成一行诗,在村庄的册页上,压上了一个永久的乡愁脚印。

回家过年(外一首)

□蒲苇

一张紧俏的车票
缩短了故乡和异乡的距离
思绪飞越高山,跨过河流
降落在熟悉的乡间小路上

与家乡的风,亲切招手吧
和院坝里的小草寒暄几句
邻里大叔您好!村主任辛苦啦
留守村庄的万物,新年好

堰塘湾的水,还是那么甘冽
门前的香樟树,又窜高了好几节
拴在屋檐下的黑狗揪动着铁链
隔壁大婶的磨房里,响起了麦香

一幅幅中国红,乐了农家小院
多姿多彩的灯饰,难以接应下
来
拜年的热闹场面,期待好运到
奔跑的年味哪会缺席今朝的杯
盏

年味

年味是屋檐下高悬的红灯笼
年味是门楣边喜庆的对联
年味是奶奶磨房里的豆花香
年味是探进窗格里的朵朵腊梅

年味是除夕夜不眠的春节晚会
是拨浪鼓摇出的清脆铃铛

年味是爸妈准备好了的压岁钱
是孩童玩耍的鞭炮声辞去的旧
岁

年味是爷爷额头上舒展的皱纹
是二爸返乡过年的一张张车票
票

年味是大地悄然复苏的信使
年味是返城时载不完的句句嗚
咐

在乡村,年味虽有少许的寒意
离喜鹊闹枝头的时日,渐渐近了
团圆的年味温暖着久别的重逢
春节的喜庆绽放在新年的祝福
里

过年(组诗)

□王国庆

最不能忘记的是他们
虽然,已不能开口说话

他们不是神,仍然
要享用人间烟火,还是要好酒好肉款待

铲几把土,稳稳根基,未来
才能,枝繁叶茂

除夕夜

做年夜饭,敬灶神,祭祖
放鞭炮,燃烟花,团年
看春晚,从早忙到晚

把三百六十五天忙成一天
把自己忙成一只蜜蜂

然后,围炉,守岁
去往事的花园里逡巡,采集
甜心的蜜

敲响新年的钟声

零时,礼花漫天绽放
鞭炮声连着鞭炮声
喜悦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旧岁黯然转身
新年悄然来临,钟声
变成一支小夜曲

托起,睡梦中
辽阔美丽的星空

大年初一

红,点燃街头街尾
点亮每一对眼眸

大人忙着把种了一年的红包
摘下来,孩子们欢笑着
磕头,领取快乐

笑声吵醒冬眠的小草
孩子站起身,小草抬起头
阳光下,他们——
都长高了一截